

长篇小说

历史的齿轮总是辗压着活鲜鲜
的生命和感情，只将那些彪炳人寰
的丰功伟绩，留在了铅字印刷的书
籍上。

——教授作家汤吉夫如是说。

汤吉夫
著

朝云暮雨

朝 云 暮 雨

汤吉夫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朝 云 暮 雨

汤吉夫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兴安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42000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06-1867-9/I·1656 定价:15.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小说的主人公在风雨三十年间，浮沉于动荡无序的岁月中，命运如同落入激流中的一片树叶，在无法把握的命运前，他的心路历程逐渐升华。小说着眼于社会和文化体验，也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年轻人的爱情纠葛。这部作品，以中国式的白描手法，生动地描写了一组鲜活的人物。热情似火聪明漂亮却又十分世俗的王莉萍，清纯美丽生性要强而偏偏命运乖舛的女大学生聪，脾气火爆性格刚直敢说敢做的汉子马俊，失魂落魄委曲求全而终未得到宽恕的右派分子郭飞，邋里邋遢古里古怪又终成一方名人的阿淦，都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小说以主人公校长上任的经历、矛盾、冲突为经，以其与王莉萍和聪的爱情纠葛为纬，编织成县城里各色人等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故事。

作者力求再现历史和地域风貌，常于平实的叙述中，插入具有历史和地域特点的有趣细节，使得作品在凝重的再现历史的同时，也具有风趣好读、引人入胜的特殊力量。

引 子

若干年前的一个酷热夏天的傍晚，在上海某大学阔大草坪边缘的布告栏上，曾经贴出一张《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大字报。大字报红纸黑字，异常醒目，一经贴出，就招得许多学生驻足观看，更招得一些激情勃发的青年，当即挥笔，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从今天流行的观点看，这份大字报的标题过于豪壮乃至含着些虚伪，然而，其时其地，这却纯然是神圣的英雄主义的召唤，没有谁怀疑过这作者的真诚。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漫长的历史阻隔了人们心灵的沟通。必须承认，时间是一种强大的，可以超越人力的，看不见的力量。

上海的一家报纸以头版头条位置转载了这张大字报，不久北京的一家更具权威和影响的报纸再度转载且配发了短评。随之，那张大字报的标题，便迅速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的校园里，成了一个时代的青年情绪的象征。

大字报的作者叫陈晖，一个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但陈晖并没有因为这张大字报而出名。报纸转载时候，隐去了作者的名姓。接受挑选是实际又不容置疑的，祖国却显得模糊和抽象。首先向陈晖表明了挑选意向的是中文系的系总支书记，一个在哈佛读过硕士学位的风韵犹存的中年女性。她建议他到华北农村去，说那里的广大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加之反右派

的原因，教师缺员甚多，到那里去，肯定会大有用武之地。陈晖答应了，表示愿意到华北农村去。总支书记非常高兴，凡有机会，就屡屡地嘉许这位从部队来的调干学生。

陈晖搞不清这是否就是祖国的挑选，却真实地感到他们的总支书记至高无上又庄严神圣。为了表示鼓励，在陈晖离开母校前夕的一个傍晚，总支书记特意请自己的学生到著名的国际饭店去吃西餐，让陈晖头一次领略到用刀叉吃饭以及先喝汤然后分道吃菜的新鲜滋味。

她的闪烁在金丝眼镜后边的眼睛极其秀美。吃过两道菜后，她就放下刀叉，靠在高靠背椅里，沉静地母亲般地用那双智慧又美丽的眼睛，注视着即将北上的年青人。

“陈晖，”她说，“你挺了不起，你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比我们曾经设想过的要好得多的口号。而且你很坚决，勇敢又愉快地接受了祖国的挑选。”

陈晖只顾狼吞虎咽，羞涩地面对着她的夸奖。

“华北地区，生活艰苦，希望你能坚持得住。那里有工农大众，不要忘了向他们学习。”

陈晖点点头，请她放心。她说：“同时，你还不应当忘记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知道什么是现代文明。因此，到了那里，你应当注意把现代精神，现代文化科学，现代人的文明生活方式带过去，帮助那里的群众，尽快走进现代生活里。”

陈晖又点头，总支书记继续说：“改变落后，无疑应当搞好教育，所以我建议你去了最好选择教师为职业，你说呢？”

陈晖说：“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一边应着，一边无端地感到，这位留洋归来的高雅女性，不但像是一位党的总支书记，还隐约流露出宗教的气质，有一种当年从欧洲来东方传教的传教士们的特殊神韵。

若干年以后，当陈晖历尽磨难，劫后余生，又有幸回归母

校探访师友的时候，他曾经专程去看望过垂暮之年的总支书记，并且特意地提起了在吃西餐时候她所说过这些话。他说她的这些话与当时的舆论宣传，甚至与毛泽东的教诲之间，存在着某些牴牾。她听了，竟问道：

“我能说那样的话吗？”

陈晖很自信地告诉她，对于往事的记忆，他极少出现什么差错，她就大为感慨道：“我那时候怎么会那么大胆呢？”

她已经十分衰老。饱经忧患，又度过十年铁窗生涯，六十九岁的她，枯干瘦小，眼珠浑浊，宛然一只风干已久的蜜橘。

她对未来像对往事一样的没有兴趣，对大小人物，对沉浮的历史，均没有一星半点的评语。反反复复告诉陈晖的只有一句话，说人生在世，很不容易，所以千千万万要学会乐观和超脱。陈晖想象不出她处于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中，只觉得她仿佛在极力追求且渐趋于超常的宁静。

他提议去吃西餐，这是他从北方赶赴上海的火车上就计划好了的。陈晖说：“我们还去国际饭店，还去原先去过的房间，还要一份和先前一样的西餐，好不好？”没想到，衰老的女书记竟然一口谢绝了。

她说她吃了一生，吃来吃去，还是觉得中餐好。陈晖只好让步，搀扶她到距她家很近的一家淮扬菜馆去。

她饭菜吃得少，喝了一小盅绍兴米酒，末了单独要了两只小馄饨，连汤带水吸吮着慢慢地吃。

陈晖百感交织。在圆梦一般的喜悦之后，竟黯然神伤地想到了人生的短暂。

“为你送行时，”她问，“我真的说过那样的话吗？”

陈晖说：“确实说过。在那时您那样说，老师，我觉得您很伟大。”

她放下筷子，连连摆手说：“不，不能这么说，算我说过一

句属于自己的话吧。”又颤微微地去取了一只香蕉，剥了皮，母亲般地递到陈晖手中，“你跟个孩子似的乱说，伟大怎么能属于平民百姓呢？真正伟大的还得数毛泽东啊。”

然而，陈晖的壮举却受到了父母的讥评。他的在上海的有电车上售票售了三十年的父亲，结结实实地把他训教了一顿。老头子端着一碗米酒，眯着眼问他：“父母在，不远游，依懂勿啦？”然后把酒碗重重地墩在八仙桌上，绷着脸不再说话。母亲抽抽咽咽帮腔道：“你心野了，上朝鲜打仗的时候，没把你爹妈吓死吗？好不容易回来了，又想走，你爸快六十岁了，你怎么能跑到天边的乡唔头去？你也二十七岁了，得赶紧讨个老婆，我盼着孙孙哪。”

陈晖觉得他们都已属于另一个时代了。他们怎么会懂得什么是祖国、什么是革命？他当然要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不留下来讨老婆，为他们生孙子。像一切时代一样，年老的人都成了青年心中的古董。

“祖国是哪个？”等了一刻，见陈晖不肯回答，父亲便气囊囊地继续问：“是毛主席吗？是毛主席派你去北方的吗？别拿祖国来吓唬我，我懂！”

他怎么能懂呢？儿子走的决心已铁石般坚定。

“你走了，就不要回来见我，”在陈晖一声不响地开始收拾行装的时候，父亲终于吼起来了，蹲坐在硬床板上，老泪纵横的，连邻居们都被他的吼声引过来。

若干年以后，陈晖获悉父母先后逝世于1960年的大饥荒中。父亲临终前严辞拒绝友人的规劝，坚决不许他们把他的病情报告给他的远在异乡的不孝的儿子。因此，当年离开上海时的那次不愉快的分手，事实上就是陈晖与父母的诀别。

离别，无论如何是伤感的。告别师友，告别校园，陈晖胸中

涌动着无限的依恋。列车从上海北站启动的时候，站台上各校前来送行的同学几乎哭成一片。那是个溽热难熬的晚上，大上海蒸笼一般蒸烤着列车上的人们。陈晖乘坐的那节车厢全部是远去华北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也许由于豪迈的使命感的支撑，车上人的悲伤被激情所抑止，虽然也有泪水涟涟，却没有一个人肯放出哭声。被祖国挑选的男儿，用挂了热泪的笑脸，向熟悉的上海告别。

未出上海，大家就拼命唱歌。车厢一端一有人起头，整个车厢就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大合唱。那歌声异常激昂，却又让人隐隐地感到那激昂的曲调深处，有豪迈也有惆怅。那是抒发情怀，但也何尝不是为了冲淡离愁别绪，转移心中的哀伤？

听罢，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辉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歌声回荡在江南水乡的夜色里。星星点点的渔火和溶着月色的池塘，都在静静地聆听青年们告别故乡的歌声。人们反复咏唱，一遍又一遍。不知不觉，一车厢的同行者竟然个个都

泪流满面。这场面很让陈晖激动，忽然间想到苏联卫国战争中，共青团们开赴战场的动人情景，热泪便一下子涌出来。

若干年后，当陈晖偶然从电视机里听到有人演唱这首歌子的时候，激情立时爆发，泪水也潸然而下。他想起了他在列车上的这个夜晚，看到了一双双真挚的泪眼，以及被热血浸泡过的纯洁的神圣。他的失态很让他的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好好地嘲笑了一番，以为他是一厢情愿的自做多情。陈晖不加解释，他相信真诚只属于自己，他只希望能够经常地听到这歌声。然而哥哥妹妹，花前月下，毕竟比战争和祖国更加具体实际且充满诱惑，电视台提供给他的歌曲，常常和他的希望背道而驰，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一曲唱罢，车厢的另一头又有人领唱：

祖国的海岸遥遥在望
祖国的河山招手唤儿郎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祖国，我们的亲娘

.....

又是反复咏唱，一直唱到大家再度地湿了脸颊。

对这首水兵之歌，若干年后陈晖依然情有独钟。它那流畅的、婉转如海涛般的曲调，在陈晖的心中一直荡漾了几十年。他始终弄不明白，这首极盛一时的新歌，何以会被人忘得那样早，如今五十岁以下的人们几乎鲜有人知。但他喜欢且将永远牢记它，因为它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年代的青年的真实情怀。

长江、黄河、南京、济南、天津、北京，大学生们终于到达了华北平原上的小小古城保定。从上海到达保定，那感觉如同从城市到了乡村，从现代回到了历史；于是陈晖想起他的总支书记的教诲，好像真正找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保定街上的屋宇，多是低矮的古旧平房。到处是飞扬的尘

土，连树叶也被蒙上厚厚的一层，不似江南的绿树，那么油亮的葱茏。市里只有一路公共汽车，公园的笼子里只有不多的几只猴。而诗歌却很多，街上用白灰涂抹过的斑驳的砖墙上，写有大跃进时代留下的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无数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啦，“搬起巢湖当水瓢”啦，以及“对着太阳抽袋烟，撕片白云揩揩汗”，“东方升起红太阳，公社办起大食堂”啦等等，让陈晖极度振奋，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晚上睡在临时租来的民舍的土炕上，白天在招待所啃着半斤一个的窝窝头，还有那把“儿”字拖十分充分十分悠长的卖冰棍的叫卖声，都给陈晖留下了北方小城的古朴和温暖的好印象。

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同志，领来一位三十出头的戴金丝眼镜穿纺罗衬衣的人，说是要单独和陈晖见面。陈晖不知所以，傻乎乎地干等着那人发问。那人笑咪咪地把他相了半天问：“你就是陈晖同志吗？”陈晖愕然地答是，那人便十分谦和地示意他坐下，说：“看过你的材料了，很好。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是你提出来的？影响很大，很了不起。”说得陈晖挺不好意思。那人又问：“关于工作分配，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陈晖低头想了想说：“到基层去，当教师吧。”

金丝眼镜更高兴了，拍拍陈晖的肩头说：“基层可是很苦的啊，你一定是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是的，”陈晖说：“再艰苦还能艰苦过朝鲜战场吗？”

金丝眼镜非常满意，频频地点头说：“只要有这种精神，什么事情都能干成功。”又忽然站起身，大声道：“小伙子，请接受我的祝福吧，社会主义就指着你们呢！”便伸出白白的小手，把陈晖的手紧紧握在手中。

这谈话很让陈晖纳闷，金丝眼镜是什么人呢？空空洞洞的谈话目的在什么地方？他一时都难以琢磨得透。回到住处，跟

同校来的顾宁小杨一说，正在炕上坐着看报的顾宁猛一拍大腿说：“完了，完了，你把一个大好机会给丢了。”陈晖问什么机会，顾宁就十分神秘地说：“那个人姓肖，是省里派到专区去做专员的，他准是看上了你，要把你带去当秘书，你这么一坚决，还不把机会给闹丢了？”

陈晖说：“这算什么？我乐意到基层去，我不愿给人当秘书。”

顾宁说：“说你傻，你还真傻出水平来了。”

小杨问：“干个秘书有啥好？”

顾宁盘腿大坐：“你们想想啊，你到了基层，比如到了一个村子里，你干得天好，老支书看上了，说这娃子不赖，给个村长当当吧，就到头了。可你到了省里，比如跟了省长当秘书，只要他高兴，给你个厅长副厅长的都可能，顶不济也得给个处长干干吧，这就大不一样了。”

小杨说：“行，顾宁有道道，”又拉着陈晖说“过个三年两载，再见顾宁，咱就得叫顾厅长了。”

顾宁说：“官大小在其次，干厅长和干村长贡献哪个大？”

小杨说：“那当然厅长大了。”

顾宁就说：“还是的，这有啥见不得人的？”

第二天，顾宁就不见人影，神出鬼没不知他都钻到哪里去。而分配通知很快就下了。分赴各地的同学一批批都走了，轮到陈晖和小杨去唐山时，熟悉的同学竟再没有别人了。陈晖和小杨扛着行李赶到火车站时，那情形就显出了几分冷清。但火车将开时候，顾宁还是一头大汗地赶了来。他告诉陈晖和小杨说：“对不起，这不怨我，你不想干的差使，我干了。”小杨敲打顾宁说：“怪不得这几天神出鬼没的，原来嫖上了肖专员。”陈晖就去握了他的手说：“怎么能怨你？祝你一帆风顺吧。”小杨又接茬笑喊：“一帆风顺当厅长。”

顾宁是小脸子，玩笑再开下去，他准会跟人急。所以陈晖就止住小杨说：“别拿顾宁取笑了，到底是老同学，这么热天，还赶来送咱呢，不知你咋想，我是很感激的。”

顾宁又买了两只大冰棍，一直把陈晖和小杨送到火车上。小杨是山东人，生在上海，在校期间与陈晖同系不同班，并不熟。但他一张大白脸，一头长发，走起路来扭得像女人，还是挺招人注意的，又是校舞蹈队成员，遇有演出，便粘了胡子，穿上高筒靴，上台去跳新疆舞。

灰蒙蒙的唐山给人的印象是肮脏和零乱的。分配办公室的一位不苟言笑的韦科长，态度又冷漠，这给陈晖热哄哄的脑袋上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位科长是位美男子，长方脸、浓眉重须，身材颇长。不知何故他对别处分来的学生，虽然也相当严肃，却还是有问有答，并不十分冷淡，而待陈晖和小杨，竟如见了苍蝇一样，不但话少，连眉头都紧皱，冷漠之外，还有厌恶的表情，让人不好理解。

等了几天，人分走了大半，韦科长才派陈晖和小杨到昌黎去。爽爽去了昌黎，刚在招待所住下，韦科长又打电报把俩人召回，说是新来了两位昌黎籍的毕业生，要照顾他们回昌黎。陈晖和小杨没有异议，回到唐山，等再分配。两天后又派他们去滦县，以为这回不会有变了，就高高兴兴地前去。不料又是人刚到，电报也追来，只好莫名其妙地又快地返回唐山。韦科长只说：“这回是分配错了，滦县的俩名额，原定的是给两位华侨夫妇，他们需要照顾，所以只能让你们再回来。”

小杨很恼丧，嘟囔道：“到商店买袜子，出门还概不退换呢，我们又不是猴皮筋，干嘛抽来拽去的？”

韦科长听了，大不高兴：

“是让组织上听你们的，还是你们听组织的？”

陈晖止住小杨，抢着回答说：“我们听组织的。”就继续招待所等。

小杨不出气。说那韦科长不地道，光分别人不分自己，好地方一个个都分给别人了，自己只能受捏古等等。陈晖说：“他捏古不了我们什么，他早晚得给咱安排个地方。”小杨还是不服，骂陈晖没骨气，说他是跟屁虫。其实陈晖心里也很不高兴，他不明白这韦科长为什么光照顾别人。吃过晚饭，一个人正躺在床上愣神，小杨便兴冲冲地跑回来报告说：“咱们留在唐山吧，我碰上个上分配办来要人的中学校长，他说他那儿挺缺教员，欢迎我们俩一块去。”

陈晖想了想，觉得既有人要，留在唐山的中学也行。睡了一宿，次日便去找韦科长。不料韦科长听罢，摇头说：

“你们想留在唐山市了？”

他们说是，韦科长就道：

“城市生活舒服些，是吗？”

这是很刺激人的话。他脸上的诡谲的笑容，好像在奚落他们：你们不是要让祖国挑选吗？怎么倒自己先挑选起来呢？而且又挑的是城市，这不是贪图城市的安逸生活又是什么？

陈晖终于被他激怒，他涨红着脸说：“你不要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好不好？贪图城市生活安逸？那我们何苦从上海跑来唐山？”小杨更说：“一个破唐山有啥好贪图的？”

韦科长反说：“唐山怎么啦？唐山咋惹你们啦？”

陈晖说：“这跟唐山咋样碍不着。你是科长，说话刺儿里嘎叽，何必呢？”

韦科长不再理睬，埋头在笔记本上写字。过了一会儿，见俩人还生气地坐在长条椅上等，就说：“嫌刺儿就不说了，你们回去等就是了。”

“等就等，”小杨哐地站起来，猛拽出一句：“你不分才好

呢。谁也不怕谁！”然后拉了陈晖就气呼呼地离开了。

又等了一周，住招待所等分配的人全走了。俩人不知那科长还会出怎样的幺蛾子，不想韦科长就来了。也许是被顶过一回吧，韦科长这回亲自到招待所来找陈晖和小杨，态度倒变得和气多了。

“分配的事快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H，一个F，你们俩自己挑吧。”

有什么好挑的呢？像在地摊上买红薯，好的早让别人挑走了，剩下两块，还有什么挑头？陈晖不挑让小杨，小杨赌气说：“我才不挑呢，剩下俩地儿还落个挑，我才不那么没成色呢！”

韦科长说：“都不挑，就抓阄吧，一人抓一个，抓着哪儿去哪儿。”就从口袋里摸出俩阄来，往桌上一扔，小杨拿白眼翻了他一气，上去抓了一个。陈晖看看剩下的一个阄，觉得抓与不抓都一样，便淡笑地干瞅着。

小杨抓的是F，陈晖不抓也便知道该去H了。

韦科长说：“这俩地方都好，H虽偏远，却不穷，又有电灯；F离秦皇岛市近，相当于郊区。”

陈晖小杨谁也不信他的话，悻悻地去收拾行囊，准备马上就离开唐山。韦科长说：

“不在唐山多呆两天了？下边的生活可苦着呢！”

这很让陈晖别扭。他琢磨不透素昧平生的韦科长，干嘛总是把他们当成贪图安逸留恋城市的人？他为此记恨韦科长很久，直到十七年以后，唐山大地震期间，美男子科长冒着余震的危险，抢救压在废墟中的婴儿而葬身在无法抗拒的大灾难中，陈晖才捐弃了前嫌，转而他惋惜了。小杨写信给他报告了这一消息后，感慨万千地说：“那时候，我们幸亏没有留在唐山啊！”竟让陈晖好一阵唏嘘，并勾起一缕宿命的思绪来。

无意在唐山逗留，当日下午便办妥手续，俩人匆匆地赶到

唐山火车站。

心情既不好，又加分手在即，彼此都没情绪说话。一直到了站台上，小杨才打量了一下陈晖问：“你身上还有钱吗？”陈晖说：“没多少了。谁会想到分配工作会麻烦到这地步。”小杨说：“你以为到了县里就不用麻烦了？没准还得没完没了地等。”就甩出一把钱来，塞到陈晖手中说：“这钱不是借给你的，不用还。”

陈晖被他的仗义感动了。虽然说话慢条斯理，走路扭得像个女人，可骨子里还是正里八经的山东汉子啊。

在站台上分手的时候，小杨的脸上颇多凄楚，他悄悄地问陈晖：“你说‘站出来让祖国挑选’，那祖国到底是哪个呢？莫不就是韦科长？分来分去，还不都是管分配的说了算吗？最后以抓阄的方式来结束，也真是够有意思的了。”陈晖苦笑，使劲地握了小杨的手，在午后的阳光里，把他推到北去的列车上。

第一章

在H县招待所，陈晖一等又是六天，前前后后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二十余人，个个都等得心焦不耐烦。后来就发下个人志愿登记表，让大家填写，陈晖表示愿意从事教育，很快就通知说，可以到县文教局报到。

在文教局又呆了两天，和陈晖同到文教局报到的，北京来的阿宁的派令就下了。陈晖帮他扛了行李，陪他到城东的县中去。县中的书记姓田，是一个一脸核桃皮的老干部。陈晖估摸了一下他的年龄，四十、五十、六十都像，单瞧长相，好像你猜他有多老，他大概就有多老。这人少言寡语，只顾自己抽烟袋，问过阿宁几句话后，就连眼皮都懒得抬了。校长姓高，倒是又精神又气派的，米色的笔挺西裤之下，穿一双乌黑锃亮的船形皮鞋，加上那副坐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墨镜，让人感到一股说不出来的威压。但是这校长辞令颇佳，热情洋溢礼貌周全地向阿宁表示欢迎，还对陈晖说，如果陈晖愿意来县中任教，他愿亲自出面去向文教局斡旋。

陈晖当然愿意。阿宁又一边撺掇，陈晖就谢了高校长，并拜托他去向县里要求。这时，一直不抬眼皮的田书记说：

“我看要也没用，那胡子傻啦，把大学生都给你？”

高校长说：“那得看他咋想了。不给好教师，怎么办重点校？他不给，我就去找县委。”